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学术文库

COLLECTED PAPERS 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语言哲学论文集

刘润清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学术文库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COLLECTED PAPERS 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语言哲学论文集

刘润清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哲学论文集：汉、英 / 刘润清主编.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1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学术文库)

ISBN 978-7-5213-0548-7

I. ①语… II. ①刘… III. ①语言哲学—文集—汉、英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9698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责任编辑 解碧琰
责任校对 刘相东
版式设计 北京大有艺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水长流文化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6.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13-0548-7
定 价 98.9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物料号：305480001



记载人类文明
沟通世界文化
www.fltrp.com

代序：“语言哲学”课程的开设及思考

刘润清

1. 本论文集的来历

这是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给博士生开设“语言哲学”课程十几年中，学生把课堂作业修改后发表的文章，共 34 篇，几乎平均每年发表 3 篇。我们现在把这些论文收集成册出版，一是为了展示学生的成果，二是为了说明“语言哲学”这门课的作用，三是为了普及一些语言哲学的知识。

这些文章多发表在非核心期刊上，少数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所以，我不敢说这些文章写得多么好、多么深刻、多么有创见，但是我想强调两点：第一，这门课值得开设；第二，学生努力了，并且从这门课受益颇深。而且，我私下以为，一般刊物上的文章未必都不如 C 刊上的文章。据我观察，当前我们国内的“思想市场”生态并不十分健康。国外大谈特谈的语言学派，在中国冷冷清清；在中国大炒特炒的学派，在国外并不那么受推崇。我国有的名刊不愿意刊登语言哲学类文章是因为它们的被引用率太低，影响刊物评估需要的指数。也有的“把门人”不太懂语言哲学，对于是否应予刊登没有把握。敬请读者耐心地读几篇这本集子里的论文，也许会有人同意我的拙见。

几年前我就注意到，学生写的作业不断出现在杂志上，也曾经想到过是否可以收集成书。但是当时我估计没有足够的数量，不够十几万字，难以成册。最近我又看到几篇学生发表的论文，跟几位同事和学生聊起此事，大家都非常支持我出论文集的想法。同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也表示会

大力支持。于是我就着手收集论文。结果，不到两周时间就收到 30 多篇。我们精选了 34 篇就开始编辑出版工作，才有了现在的论文集。

2. 内容编排

为什么 34 篇文章按这个顺序编排呢？我们上课用的教材是东北师范大学成晓光教授 2006 年出版的《西方语言哲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每年每位学生会分到其中一篇选文，读完后向全班作一个小时的课堂展示（presentation），最后就选文内容用汉语写篇 4000—5000 字的作业。所以，我们就按照《教程》的目录，编排了我们收集的文章：第一部分，语言的本质；第二部分，语言与意义；第三部分，语言与现实；第四部分，语言与思维；第五部分，语言与心智；第六部分，语言与进化。原书还有两章：语言与人类行为和语言与教育，学生们已发表的文章没有涉及这两章，因此本论文集没有这两章的相关论文，也是一件憾事。

3. “语言哲学”这门课是如何教的？

与其说这门课是如何教的，不如说是如何上的，因为这是一门地地道道的研讨课（seminar），是老师指导下的学生读书讨论课。

学生每人必备一本成晓光教授的《西方语言哲学教程》，老师按拿到的学生名单随机分配《教程》里的有关章节作为阅读作业。除特殊原因，分配名单不再作调整，碰上哪篇算哪篇。随后，学生就开始读书了，包括指定的和自己找到的参考书。不过，最开始的七八周，老师每周讲两个小时的课，讲解什么是语言哲学，介绍其时代背景、代表人物、不同派别、重要观点等，这几周叫“师傅引进门”，后十周叫“修行在个人”。

我不敢说我很懂语言哲学，但我对哲学和语言哲学非常感兴趣。我上初中时就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写《西方语言学流派》（2002）之前，我曾经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评语言学流派的哲学基础”，但因有一阵子身体不太好，就把项目又退回去了。

但是，语言学与哲学的密切关联，让我始终放不下语言哲学；语言学中得不到解释的疑问，让我总想到哲学里去寻求答案。就在这时，我恰好看到查普曼（Siobhan Chapman）的话。她在其《给语言学家写的哲学导论》（*Philosophy for Linguists: An Introduction*, 2000）中指出：“Anyone who studies linguistics will, sooner or later, come across references to philosophy. These may be to general philosophical themes and concepts, or to the ideas of individual philosophers and schools of thought. Either way, students of linguistics will probably find themselves looking for some guidance in understanding how the philosophy referred to relates to their interests in language.”（研究语言学的人迟早会遇到提及哲学的语句。这也许是哲学的一般性主题和概念，也许是个别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观点。无论如何，学习语言学的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找参考书，想弄清为什么提到的哲学与他研究语言的兴趣有关。）出于上述原因，她专门给学语言学的学生写了这本哲学入门的书。

就这样，我就断断续续地、自觉不自觉地留意语言哲学的文献。我经常琢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那句话：不管你对语言结构描写得多么详尽，你的观察似乎仍然没有到位，即没说出语言的本质。语言如此奇妙，对人类如此重要，可是我们对其本体几乎一无所知。尽管我们研究语言也有两千多年历史了，可是仍然只在其外围打转转。我们现在能够遨游太空，可以绘制深海地图，但对自己的大脑里这点事无论如何都搞不清楚。这就使我始终不能放弃对语言哲学的兴趣。所以，当2005年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让我开设语言哲学课时，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中文和外文的参考书很多，但我不能像陈嘉映先生或者威廉·莱肯（William G. Lycan）、亚历山大·米勒（A. Miller）、迈克尔·毛里斯（M. Morris）写的书那样来讲授语言哲学。因为第一，我做不到，我对语言哲学没有那么懂行；第二，那样上课就不是真正的研讨课了，而且，那么讲，学生未必收获就会大。那我是如何做到“师傅引进门”的呢？我从吉斯·布朗（K. Brown）主编的《语言和语言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5, 14卷版）中选出四五篇

文章，像讲精读课那样，用英语与同学们一起逐字逐句地细读一遍。第一篇是斯考特 (S. Scot) 写的《认知科学和语言哲学》(“Cognitiv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文章首先介绍语言哲学指什么，然后分别介绍理想语言派 (ideal language philosophy)、日常语言派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认知主义派 (the cognitivist tradition) 的特点和不足。这篇文章理论概括适度，重要概念齐全，例证适量，让学生猛然有要入门的感觉，是给学生进行语言哲学“扫盲”的最好文本。第二篇是毕纳 (M. Beaney) 的《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介绍理想语言派的人物和观点。它简述了弗雷格 (G. Frege) 对涉及量词句子的逻辑分析，罗素 (B. Russell) 用逻辑式对句子的描写，莱尔 (G. Ryle) 对概念的分析，维特根斯坦 (L. Wittgenstein) 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Logico-Philosophicus*)，逻辑实证主义，蒯因¹ (W. V. O. Quine) 对卡尔纳普 (R. Carnap) 的批评，等等。由于文章涉及内容广泛，对学生已有知识预设过高，学生很难读懂，老师需要补充很多背景知识和例子，才能让学生接受。第三篇是斯诺登 (P. Snowdon) 的《日常语言哲学》(“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文章介绍了语言与哲学的关系，何为日常语言哲学，以奥斯丁 (J. L. Austin) 为代表的牛津学派立场及其问题，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及其问题。该文章思路清晰，详略适当，特别适合初学者。这三篇下来，学生基本就入门了，常用到的英语词汇也就不再生疏了。

如果有时间，就讲第四篇：卡尔 (P. Carr) 的《语言学哲学》(“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他开门见山就说：语言哲学研究语言本质和语言学本质。中心问题涉及认识论和本体论，而且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本体论要问：世上有没有不同于其他现实的语言现实 (linguistic realities)? 而语言哲学问题与科学哲学问题又密不可分。它们都涉及以下问题：如世上有没有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与其他类型的知识有何不同？如果有，世界上有没有科学方法这一说？如果有，它有何特点，又与其他方法有何不同？显然，这就涉及我们如何保证我们的语言学知识是科学的。这个高屋建瓴的开头引

1 又译奎因。

出维也纳派的逻辑实证主义 (logical positivism)、证实主义 (verification) 和波普尔 (K. Popper) 的证伪主义 (falsification)。文章大谈乔姆斯基的“假设—推理” (hypothesis-deduction) 方法和他的“语言天赋论”，最后也谈到社会和文化对语言的影响。第五篇是美博恩 (H. Maibon) 的《心智哲学》 (“Philosophy of Mind”)。这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又叫“身心问题” (body and mind problem)，也是“物质”和“意识”问题。哲学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观点，美博恩认为似乎目前多数人同意物质的东西确实不同于意识的东西，而意识的东西也确实存在着，只是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它们是如何产生的。语言也是一样，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的确确实存在着，它一定跟我们身体某一部分有关系，最可能跟大脑有关，而不太可能跟手、脚、腿有关。然而确实有人认为我们永远也解决不了“身心问题”，因为我们生来就缺少认识意识的能力：我们观察大脑时看到的只有细胞、血管等，看不到它们如何互动生成意识。况且，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靠的是内省、感知、理论等，而这些都不能把“身”“心”分开观察。

总的看来，第四、五篇文章稍难一些，涉及更多哲学人物和概念以及心理学、神经学、生物学、解剖学等多学科。它总体指向语言与心智的关系，似乎想说语言与人的 DNA 有关，神经语言学和生物语言学相结合可能会有助于揭开语言的秘密。

这样，我的正式授课就算结束了。在这六七周的时间里，我天天用英语重复这些哲学家的名字、他们常用的术语、各派喜欢用的词语和观点，让这些东西走入学生的内心，这样他们读起文献来，就会容易多了。说来也很奇妙，到这个时间点，学生就准备好作课堂展示了。

4. 教学中的几条小原则

多年来，我教授硕士和博士课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几条小原则，教语言哲学使这几条原则更明确、更突出了。第一条，我常常告诉学生，这门课不是提供正确答案的，是提出问题的，至少问题远多于答案。原因在于，语言哲学里的问题众多而且复杂，没人能保证自己的观察或理论就

一定全面、客观、正确。罗素说过，讲哲学就是讲哲学史。意思是，哲学不是某一种理论，而是多种互相矛盾、互相批判、又互相借鉴，共享的、成熟的理论思辨游戏。但这并不是说这课就白上了。让学生知道多种观点，听听约翰有道理，听听史密斯也有道理，读得越多反而越糊涂了。而暂时的糊涂是很自然的，用不着害怕。美国作家艾琳·皮特（Irene Peter）说过：“Today, if you are not confused, you are not thinking clearly.”（当今，如果你没有感到糊涂，就说明你没有在清醒地思考。）也即是说，你知道的观点多了，你的思辨能力才会提高，想问题的方法才会全面。Matt Ridley 有个“泰德报告”（TED talk）叫“多个想法亲密接触”（when ideas have sex）能生产更多、更好的思想。正所谓兼听则明。我国学者周国平在《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2001）中说过：“学习不只是为了获得知识，更是为了获得智慧。知识是死的，智慧是活的，因为它就是活生生的自我的闪光”（p.146）。“独立思考不仅仅是知识的融会贯通，更是赋予知识以你的个性，是你‘发现’了唯独属于你的真切新鲜的感受”（p.146）。一位毕业生回忆这条原则时写道：“每每回想起刘老师在第一次课上介绍，该课程目的在于 not to give answers to any questions, but to make students' mind more complex, reflective, inquisitive, critical and creative, less often taking things for granted, 都觉得有‘上当’之感，痛觉因为这门课而走上了追求哲学的‘不归路’。当然，我心存感激，绝不后悔。”

第二条原则是要懂点哲学。“博士”的英语是 Ph.D, Ph. 是“哲学”（philosophy）的缩写。上了三四年的博士，一点哲学都不懂，实在说不过去。哲学关心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ontology）从广义说，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从狭义说，则又分为对宇宙的起源与结构的研究和对宇宙本质的研究，前者为宇宙论，后者为本体论。本体论常涉及一元论（只有一种东西存在：或者物质，或者意识）、二元论（物质和意识同时存在）和多元论（除了物质和意识，还有其他存在，如人类创造的知识）。认识论（epistemology）指一个人的知识观，即你如何看待知识和知识获得的方法，包括知识来源是什么，如何判断什么是知识，知识本质是什么。认识论常涉及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可知论和不可

知论、相对知识和绝对知识。方法论 (methodology) 则涉及归纳法、演绎法、实证法、证伪法、追溯法等。讲明这些事，是为了说明，无论你研究什么课题，要定位研究对象的本质，如何对它进行认知，研究方法是什么。定位对象的本质，就要直指其本体。比如，语言是什么？说“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就不是好定义，因为它没有排他性。人类的交际工具有许多。再如，人类是如何学习的？学习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搞不清语言是什么，也搞不清学习的本质是什么，就不可能搞清楚语言学习的本质是什么。同样，不知道母语习得的本质，探讨二语学习的过程也只能是隔靴搔痒。大卫·霍金斯 (David R. Hawkins) 有句名言：“Problems cannot be solved at their calibrated level of consciousness, but only by rising to the next higher level.” (问题不能在意识的标准层面去解决，只能提升到下一个更高层面才能解决。)

第三条原则：首先关心大问题，要有大格局 (英语里常说 Ask big questions)。我告诉学生，不要一入学就只关心毕业论文写什么，怎么写，要先从大领域着眼，用大理论照亮你的小领域。我特别反感学生对我说：“我不听语言学流派，不听语用学，因为我搞二语习得。”糊涂呀！不知道点语言理论，你搞什么二语习得？你只知道发几十张问卷，面试十几个人，用 SPSS 处理一下数据，得出个 0.8，万事大吉了。请问：0.8 意味着什么？与其他研究者的结果有何异同，差异因何而来，该作出何种人文、哲学解释呢？对此却只字不提。请问这叫科研吗？写出这样一本博士论文对你的智商提高有何帮助呢？我常劝学生，别把科研简单化、技术化、方法化。没有基础研究 (basic research)，剩下的只有技术和制造。最近《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说：“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有联系。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引，才阻碍了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技术发明靠的是经验的积累，或许还有灵机一动；而科学发现则是建立在系统研究和专业训练的基础上。有人说我们有四大发明。我告诉你，四大发明属于技术范畴，它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和突破，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比如指南针，我们的先人只知道它很有用，迷不了路，找得着家。没有去研究磁场、磁

力线，也不懂得导体切割磁力线时会产生电流，更推导不出麦克斯韦方程。比如火药，我们的先人只满足于它能爆炸的事实，只知道一硝二磺三木炭，而没有深入探讨它的化学和物理机理，所以才止步于黑色火药，没能研发出黄色炸药。”这是多么发人深思的话呀！《易经》上说“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凡是贪着搞“短、平、快”的博士生就是不问“道”，只攻“器”，毕业了很难有大出息；其毕业论文是个没有深挖余地的课题，毕业就成了“歇业”，再没有可以研究的余地了。没有深深的理论基础，写出的东西多半是肤浅、粗糙、短命的小文章。

第四条原则是许国璋先生告诫我的：“读大家之书”（Read the great minds）。我的英国导师肖特（M. Short）也对我说：“Play with the big boys.”还有一句警句是：“It’s hard to soar with the eagles when you are surrounded by turkeys”，大意是：“常与火鸡为伍，很难与雄鹰比翼翱翔。”这些教导的意义，都是鼓励我们读那些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文豪的书，他们的思想最深刻、最发人深省、最能让你的思想升华。（少读那些小家子气的书，它们容易读，但定会使你流于肤浅，变得平庸。）我开的两门课（一是“语言学名著解读”，二是“语言哲学”）都是让学生接触经典之作。“经典”如何定义？简单地说：凡是能在一个学科有改变范式（paradigm shifting）作用的著作，就可能是“经典”，一般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科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就是范式的改变。改变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如研究对象的改变、对象性质的改变、研究方法的改变等）就构成范式的改变。概括地说，凡是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带来方向性改变的著作，就会成为经典，其作者可称为大家、思想家、哲学家、伟大的头脑等。在语言学领域里，像索绪尔（F. de Saussure）、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斯金纳（B. F. Skinner）、乔姆斯基（N. Chomsky）等都是大家。语言哲学领域里，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蒯因、格莱斯（H. P. Grice）、奥斯丁等都算是大家。读他们的书能帮你看问题入木三分，让你改变看问题的视角，让你看到问题的其他方面，对你原来的信念产生巨大冲击。读他们的书还能让你了解某个领域、某个时期的主要思潮，读几本不同时期的书，能让你了解这个领域的发展史、大趋势，之后再读其他书，

你能马上把它放在适当位置（比如知道它属于什么范式、什么大派别、什么小派别等）。这种宏观的把握才能让你不迷失大方向，让你容易判断其他著作的质量、格局、观点倾向、理论贡献或偏见等。更重要的是，它使你的研究有明确的理论立场、观察角度、论证框架、派别规范（如使用什么术语）。顺便说一句，有大家之书的体量，方能孕育你君子之肚量。那些学问不大派头不小的人，多因为腹无华章之重而飘飘然也。

第五条原则是，我希望学生的英汉语都好。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的限制，就是你感受世界的限制”。我国学者王蒙说过：“没有比学习语言更重要的了，多学一种语言，不仅是多打开一扇窗子，多一种获取知识的桥梁，而且是多一个世界，多一个头脑，多一重生命。”学生的语言功底好，对世界理解就深刻、丰富，视野就开阔。许国璋和王佐良二位前辈都对我们讲过：学文学的，要读些语言学的书；学语言学的要读些文学的书。他们就是站得高，看得远。其实，我们就生活在自己的语言之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跟自己对话，而对话的内容受着语言丰富与否的限制。没有听过、读过的句子，钻不进你的大脑；而接触过的句子，你需要的时候，它会不自觉地跑进来。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学了个 space warfare（空间战争），视野一下子扩大了几百倍。最近知道人家不谈 universe，而谈 multiverse（多元宇宙），视野和想象力呈几何倍数地增长。还有 gene-editing（基因编辑），通过基因编辑可以治病，但也可以伤人、将人致残，甚至把动物变种。人们开始设想，将来通过基因编辑可以把一个人的记忆和意识移至给另一个人。还有 Quantum Entanglement（量子纠缠）这种物理现象意味着，相隔甚远的物体之间可以相互影响，曾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多了一个词，就增加另一种看世界的角度。每种语言都承载着自己独特的智慧。你的语言有多丰富，你的精神世界就有多丰富；你的语言包含多少高深思维，你就享受多么高的精神境界。反之亦然。深奥的道理，缜密的思维，如果没有简洁美丽的词语表达出来，岂不是憾事。再退一步讲，我们的英语语言学博士毕业后多数从事外语教学，如果你的英语那么糟，你去大谈特谈二语应该如何学、如何教，下面的听众会相信你吗？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我常常

帮别人修改英语摘要，有些人的英语之差，真让我怀疑他能否读懂英语文献，他的文章是否值得刊登出来。

我的第六条原则是，嘱咐学生做老实人：下真功夫学习，不投机取巧，学会自律。有几句名言我曾反复对学生讲过，此处首先引用尼采几句话。尼采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内在的空虚和外在的匆忙，精神的贫困和对知识的贪婪，人格的虚假和对包装的狂热，心灵的麻木和艺术的堕落。”有关修学先修身的名言讲：He who rules himself rules the world（管得住自己的人才能治理世界）。我告诉学生“信众修内不修外，凡夫修外不修内”。（正果是多年修来的，不是寺庙发给的，不是机关奖励的，不是领导提拔的。凡来得太容易的，往往不是好东西。）Living a life that matters doesn't happen by accident. It's not a matter of circumstance but of choice.（过有意义的一生不是随随便便能做到的。它并非来自环境而是来自选择。）It is a strange, desire to seek power and to lose liberty; or to seek power over others and to lose power over a man's self.（争到权力而失掉自由，或者有权控制他人而无力管控自己，都是怪诞的心态。）我收集了许多名言名句，不是为了教训学生，更多是为了规诫自己，师生共勉。严格要求不是整学生，指出其缺点不是为了打击学生，而是为了让他学到东西。我经常把学生作业画得满篇红，批语也不好听，但他们似乎没人记恨我。作业写得不好，不能给个不及格就完事了，我会指出其缺点，让他重写，最后得分还挺高。在师生关系上，我的体会是：“只要对学生一片诚心”，其他就都好说。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后进学生？因为他们往往出身贫寒，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困难重重，非凡的经历让他们具备了成功者需要具备的勇气和毅力。回想我一生的教书生涯，有三个信念对我影响至深：1）我改变不了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2）我管不了永远，但我可以管几十分钟；3）我影响不了全体，但我可以影响几个人。每次影响几个，无数次就影响许多个人，然后他们又去影响更多的人（the ripple effect）。这让我想起孟子的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几条原则是我教学生涯中始终坚持的。当然，有时坚持得好，有时做得也不到位。但在我心中，我不曾淡化过任何一条。大卫·霍金斯有句

名言：“An individual's level of consciousness is determined by the principles to which he or she is committed. To maintain progress in consciousness, there can be no wavering from principle, or the individual will fall back to a lower level.”大意是，一个人的意识水平取决于他/她坚守的原则。要想保持意识的不断提高，就不能在原则上动摇，否则他/她的毅力就会跌落一个层级。

5. 学生的课堂展示

课堂展示 (presentation) 之前，我通常给学生提几条要求。比如：1) 简单介绍作者，其主要著作及观点；阅读的文章出自哪部著作，其大概内容脉络。此部分不必详述，因为别人可以查到；2) 重点阐释作者的哲学观点，要求理解准确，讲解清楚，有逻辑、有例证，有别人和自己的评论；3) 要有参考书目，而且必须符合规范；4) PPT 做得要规矩（不小于 32 号字）、醒目、易读，不求花哨（白底黑字最好）；5) 可以用英语讲，也可以用汉语讲（我更希望他们用汉语讲，一是更能看出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了，二是便于用汉语写成论文）；6) 允许学生说有的地方自己没看懂，提给全班讨论；7) 不做课堂展示的同学，必须提前阅读第二天他人要讲解的文章，否则无法听懂人家的展示（这一点，我反复强调，就怕有人只专注自己要展示的文章。那样下去，一个学期结束后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有时我当场提问两位学生，有时用期末考试的办法，督促他们阅读。）。

我承认，学生做有关语言哲学的展示，每一篇都很困难。他们是第一次接触如此学术的英语，第一次接触思想如此深奥、思维如此缜密的文章。每个同学都要把阅读作业反复读几遍，再参考不少其他文献，才能入门。但是，一旦过了懵懂阶段，学生的兴趣就来了。再读几遍，他们就被作者的思维能力和深度深深吸引，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学期开始的几周，学生在宿舍里是抱怨语言哲学“太烧脑了”；过了这几周，他们开始互相讲故事了，比如什么叫悖论呀，什么叫游戏呀，没有指称的名词如何获得意义呢，你听到“兔子”会想到几种可能的意思呢，等等；再过几天，宿舍讨论就更深入了：一句话符合哪些条件才算真？语言能否真实地反映外部

世界？没有语言人类能否思维？人思维时使用的语言与说话使用的语言是一样的吗？一段英语可以翻译成许多版本的汉语，那么翻译还有规矩可循吗？到底是语言对世界观的影响大还是文化对世界观影响大？你同意分析哲学派还是日常语言哲学派？你认为语言是进化来的还是大脑 DNA 发生突变才出现的？等等。

从第七周开始，每周两个人做课堂展示，展示时间是 40 分钟，留下 10 分钟给老师点评。我的印象是，绝大多数同学讲得都很好。他们查阅了大量文献，反复阅读相关文章，对作者观点的理解都基本正确，阐述基本清楚，既有其他哲学家的评论，也有自己的评论，有时也让全班回答几个问题，参考书目相当丰富。大家听得都很认真，普遍的反应是“我自己读文章时，似懂非懂，他这一讲，我比昨天明白多了”。每次陈述都有七八位其他单位的访问学者来旁听，这也说明，每次陈述都像一场学术报告。真的，你到哪里去一下子“一网打尽”这么多学术报告：“如何以‘规则’行‘语言游戏’：论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解决方案”“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语言与智能：究竟是谁成就了谁？”“涵义与指称”“思维与语言的遗传根源”“论语言的主观性”“模糊语言与语言的模糊性”“进化心理学和生物语言学”“构成梦的是什么东西”“关于真的各种理论”“实在论和建构论之争，不可调和？——再论语言思维和实在的三元关系”“‘指称’让哲人竟折腰，为哪般？——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的贡献与不足”“因何只有人类才有？——语言思维与演化一瞥”“翻译的不确定性”“文化语言学综合体”“原型范畴理论一二”“纳尔逊·古德曼的可能世界”等。

学生讲完展示之后，我经常做个简单的点评。点评重点是内容是否正确、清楚，评论是否得当；有时也有对背景的补充，举出更多的例证，摆出第三种、第四种观点等。因为我教过这门课很多轮了，我的材料和例子远远多于学生掌握的内容，这样能够把陈述提高一个层次。（学生说老师的点评“高屋建瓴、醍醐灌顶、让人脑洞大开”。自己也感觉，对学生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我也评论小毛病，如使用太多的口头禅（bad speech habits）：“这个，这个”“×××的话”“就是说”“然后”，自问自答太多，等等。口头禅太多、太密集是很烦人的，还浪费时间。我希望他们有意识

地控制语速语流。讲话慢些，让话渗透于心，不必去重复或解释，结果还是快了。但是，我的点评主张学术民主。学术上你同意哪一流派，不同意哪一流派，我绝不横加指责，不强加于人。我强调自圆其说。同意和不同意，都要讲出个道理来，鼓励他们有自己的观点，鼓励理论创新的勇气。

6. 学生期末笔头作业

做完展示，就到了考试周，然后放假。我一般给学生四周的时间完成笔头作业，也就是写篇小论文。大致上说，就是把自己展示的内容写出来，但是又有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要求：1) 删去网上你查阅的作者介绍等内容；2) 集中写自己最喜欢或最明白的一两点，省掉陈述中的其他部分；3) 要有别人的批评和自己的评论，总要有一点自己的见解；4) 用汉语写，5000—6000字，不要超过8000字；5) 语言表达规范、清楚、简洁、严谨；6) 附参考文献。概括地说，按照给杂志写稿子的规范和要求写作业。课堂展示可以有思维跳跃，衔接松散，写文章就严格多了。把展示变成论文是个整理思路、凝练思想、润色表达、脑力升华的“蜕变”过程。确实有的学生是在写作过程中找到了新点子、新看法，文章水平大大超过展示水平。这是为他们今后写毕业论文的一次学习和练兵。

下面是孙桐同学（他是本论文集集中的《试论文字系统的创造对人类意识的影响》一文的作者）记录的自己构思、撰写、润色作业的过程：

第一学期在语言哲学报告的前后，我天天在想期末论文该怎么写，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想。后来某天早晨还在睡梦中时，突然想到，语言推动了人类意识的发展，但这种助推也许不是“一次性”那么简单。人类使用口语已有数万年时光，但人类的文明为何只有几千年？如果人类的文明时代代表了意识的又一次“跃迁”，这会不会是在这个时代逐渐成形的文字的功劳呢？因此萌生了一个想法，讨论文字和意识的关系。

当时怀疑这个想法太冒进了，写出来会被人笑话，但一时也想不

出更有趣的观点，就硬着头皮写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您在反馈中鼓励了我的选题，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语言和论证过程的建议。

第一稿写得很不好，后来改过几稿之后稍微像点样了。后来我把《世界文字发展史》重新翻出来慢慢读，发现文字符号的体系及其发展如此丰富多彩，当年的小论文还可以写得更好。

能在读文献的基础上有一点新的想法是挺不容易的，要把它们珍藏起来，不要放弃。但这还远远不够，还需要阅读很多文献，不断重新思考，修改完善自己的文章，像一块矿石需要不断打磨才能成为体面的艺术品。

从这一位学生的写作过程，我们就能想象出，论文集里的每篇文章都经过“千锤百炼”才出炉的。我知道，其中我看过、改过、提过建议的就有好几篇，有一篇我看过三四次。好文章是琢磨和打磨出来的，没有一气呵成、一蹴而就的。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们从中学到的东西可以受用一辈子。

7. 作业批改与反馈

学生的作业，我非常认真地批改。如果只是画个对钩，给个分数，那就对不起学生的工作，对学生也没有益处。我的目的就是教给学生写论文的基本规矩，告诉学生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不好的文章。既要教他们思维深邃和逻辑严谨，又要教他们润色文字。所以，批改时我注意两大方面，一是内容，二是形式（规范）。

首先，内容要做到：重点选得对，对原作者的观点解释清楚，批评部分有理有据。就是说，文章不是陈述，要删去没有搞懂的、自己不感兴趣的、不会表达的内容，专门写弄清楚的一点或两点。我还反复跟学生强调两点。第一，任何文章都只能讲清一两个问题。覆盖面太大，容易蜻蜓点水，既不深不透，又没突出重点。第二，把你读的作者的哲学观点解释清楚。做到这点并不容易。这些作者的思想都很深奥，涉及不少其他哲学家，